

第一章

没有对人的足够的了解，就不能创造人物，这是我的看法，就好比只有认真学习了一门语言才能讲出来一样。

我还没有达到创造的年龄，只好转述。

请读者相信我转述的故事是真实的，除了女主人公以外，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还在人世。

我收集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都有证人，如果我做证不够，他们也可以证明，但由于某种特殊的缘故，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只有我了解其中的细节，而如果没有这些细节，故事就不会有趣和完整。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讲讲我是怎么得知这个故事的——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斐特大街看到一张巨幅黄色告示，宣布拍卖家具和大量古玩。物品的主人已经逝世，告示也没有讲明主人是谁，但确认拍卖将在昂坦街九号举行，时间定在十六号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

告示还补充说，人们可以在十三号和十四号两天去参观房屋和家具。

我向来是古玩的爱好者，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即便不买也要去看一看。

第二天我到了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但屋里已经有了参观的客人，有一些甚至是女宾。

茶花女

她们虽然身着天鹅绒外套，肩披羊毛绒披肩，门外有华丽的马车恭候着，却也带着惊叹甚至羡慕的神色看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奢华。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讶异和羡慕，因为刚开始参观我就发现这是一名妓女的房间。如果有什么上流社会的贵妇希望看到或者愿意观赏的地方，就是这种女子的内室了。因为这里的陈设没有一天不在玷污她们的阔绰。这些女人在歌剧院或意大利戏剧院里拥有自己的包厢，跟贵妇们一样或者就在她们近旁，与她们平起平坐。在巴黎，她们肆意炫耀自己的姿容，珠宝、还有丑闻。

我所在的这间房屋的女主人已经去世，最有德行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她的死仿佛净化了这华丽又齷齪之地的空气。况且如果淑女们需要借口就完全可以找到，因为她们是来看一场拍卖，至于房间的主人是谁她们毫不知情：看了广告想来参观，提前看看拍卖的东西以便拣选，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所有这些也并不妨碍贵妇们在参观珍宝时试着去寻觅一个烟花女子生活的蛛丝马迹，况且她们也许对这些女人的离奇故事早有耳闻。

可惜秘密已随美人隐去。不论贵妇们怀有怎样的想法，她们惊叹的只能是逝者身后待卖的物品，对女主人一生的细节依旧一无所知。

不过，真是有不少可买的东西。房屋豪华富丽，布尔与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花瓶，萨克森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应有尽有。

我跟着前面猎奇的贵妇在房内观赏，随着她们走进一间装饰着波斯挂毯的房间，她们却立刻笑着退身出来，好像羞于什么新的发现。眼前的一幕让我更想一探究竟：这是一间梳妆室，室内的每个细节都极其精致，在这里，女主人的奢华达到极致。

靠墙放着一张大桌子，三尺宽，六尺长，桌上奥科克和奥迪奥的珍宝光彩绽放，这里有各种漂亮的饰品，几千件女主人梳妆必需

的首饰之中，没有一件不是金或银。只是这些物品需要慢慢积累，没有哪个情人能够一下子置办齐全。

我不会为这样一间妓女的梳妆室感到不快。我以仔细观察这些细节为乐，任意一处都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发现每件精雕细琢的物品上都刻着不一样的姓名首字母，印着不一样的纹章。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这位可怜姑娘的一次交易。我暗想上帝对她是仁慈的，因为她没有像普通妓女一样遭受年华老去的惩罚，要知道对这些女子来说，衰老就是一次死亡，而上帝特许她在奢华和美丽中死去。

还有什么比看到放荡之人尤其是放荡女人的衰老更加悲惨？没有尊严，没有人对她们感兴趣。我们所能听闻的最感伤的事莫过于老年妓女那永恒的伤痛，她们惋惜的不是走错了道路，而是错误的算计和无度的挥霍。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的老妇，岁月只留给了她一个女儿，听她同时代的人讲这女孩和母亲当年一样漂亮。她从来没有对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只有在谈及女儿有卖身养母的义务时才强调这种血缘关系，一如她当年用同样的方式将女儿抚养长大。这个可怜的孩子名叫路易斯，她最终违心地服从了母亲，毫无欣喜地女承母业。好像有人想让她学习用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她就去从事了这个职业，就是这么简单。

长期目睹放荡的生活，年少开始堕落，再加上体弱多病，路易斯已经没有什么善恶的观念。上帝曾经赋予她分辨善恶的智慧，但她没有想到去发展它。

我一直记得这个年轻姑娘，她几乎每天同一时间从大街上走过。她的母亲也总是伴在她身旁，殷勤地像一位仆人一样。我那时还很年轻，容易受时代轻佻风尚的影响，但我依旧清楚地记得看到这丑恶的监视场景时，心中升起的藐视和厌恶。

更何況路易斯脸上的神情是那样无辜和忧郁。没有一个纯洁的

茶花女

少女有这样的神情。

人们都说她的脸庞像教堂里哀顺的雕像。

有一天姑娘突然变得光彩照人，在母亲为她安排的所有龌龊之中，上帝为罪人降下一丝幸福。是啊！不管怎么说，主已让这女孩如此柔弱，又怎么会不赐予被生活重压下的她些许慰藉呢？女孩怀孕了，圣洁的母性让她高兴得发抖：灵魂自有它奇异的庇护。路易斯飞快地跑去告诉母亲这让她欣喜的消息。转述这件事情显得有些不知羞耻，但这是真事，我并没有编造伤风败俗的故事。如果不需要偶尔揭开生灵的苦难，如果只是判决而不倾听，如果一味蔑视而不去判断，倒不如索性闭嘴为好。我们说这是可耻的，母亲却回答说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不易，再多一个人将无以为继，再说这样的孩子没什么用处，而且怀孕本身就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位稳婆来看望路易斯，我们权且将她称为母亲的朋友。路易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下床后脸色更加苍白，比以前更虚弱了。

三个月后，一位男士怜悯她，供她修养身心，但上一次的打击实在太太大，路易斯因为流产死了。

母亲还活着，没有人知道她靠什么生存。

我在欣赏银质器皿时想到了这个故事。时间在恍神间已然流逝。房间里除了我和看守外没了别人，看守一直盯着我，生怕我顺手拿走什么东西。

我走近这个因我而担惊受怕的老实人。

“先生，”我对他说，“您能告诉我女主人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小姐，而且我还见过她。

“什么？”我对门卫说，“玛格丽特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的事？”

“我记得是三星期前。”

“为什么房间开放参观?”

“债主觉得这样可以多卖点钱。让大家提前看看布料和家具的效果，您知道的，这样更容易卖出去。”

“她欠了债?”

“是的，先生。很多。”

“卖掉的钱可以还清债务吗?”

“足够了。”

“剩下的给谁?”

“她家里人。”

“她还有亲人?”

“好像有。”

“谢谢，先生。”

门卫明白我没什么恶意，放下心来，跟我告别。我走出来。

可怜的姑娘！回家的路上我心想她可能死得很凄凉，因为在她的圈子，只有身体好才能留住朋友。我不禁为玛格丽特的命运暗自伤神。

在有些人看来这怜悯也许可笑，但我对这种女性怀着无尽的宽容，甚至到了不允许这宽容有被讨论的地步。

曾经有一天，我去警局领护照，在邻街看到两个警察带走了一个姑娘，我不知道姑娘做了什么，我只看到她热泪滚滚，亲吻着怀里几个月大的婴儿。她被拘捕了，深感母子骨肉分离之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随便小觑任何一位女子。

第二章

拍卖十六号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出一天的间隔，是为了让地毯商有时间取下所有的帷幔、窗帘和其他物品。

那时候我刚旅行回来。在一点小事就闹得满城风雨的巴黎，在朋友竞相转告要闻给归客的首都，却很自然地没有人跟我提起玛格丽特的死。玛格丽特是美人，但这些女人奢华的生活在生前越是轰动，死后就越是悄寂。她们像有些天体，初升和落下时都没有光华。如果年轻时香消玉殒，情人们会同时得知她死亡的消息。在巴黎，这种女人的情人间的交往过从甚密，他们会一起追忆她，但生活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也不会为此掉落一滴眼泪。

今天，人们二十五岁就到了有泪不轻弹的年纪，不是任谁都值得哭泣，唯一值得哭泣的只有双亲，那是对他们辛苦养育的报答。

虽然玛格丽特的用品上没有一件刻着我的名字，但本能的宽容和自然的怜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总让我想到她的去世，虽然她可能并不值得我这样怀恋。

我想起常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几乎天天都去那里，坐着一辆两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蓝马车。我当时就注意到她与同行们相比，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别致，这种别致衬托出她那不落俗套的美丽。

这些不幸的女人出门时身边总有不知什么人陪着。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公开与她们的暧昧关系，而这些女人又害怕孤独，所以她们身边总有陪同。有时是境况不如她们、没有马车的女伴，有时则是任凭怎么考究装扮却依然无法挽回风雅的老妇人。如果你想知道这位女主角的底细，尽可以大胆向这些同伴们打听。

但玛格丽特不同，她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也总是待在马车里，尽可能不张扬。冬天裹着一条长大的羊毛披肩，夏天穿着非常简单的裙子。尽管在这条适合散步的路上有很多熟人，偶尔遇到时她也只面露微笑，那微笑浅到只有对方才能察觉。公爵夫人的微笑也不过如此。

玛格丽特不会像同伴们一样，从圆形广场一直走到香榭丽舍大门口，她的两匹马儿总是疾驰着将她带进森林，她在那里下车，散步一小时后又重新上车，飞快地返回家中。

昔日我见证的所有场景又重回眼前。我感慨她的去世，就好像有人粉碎了一件美丽的作品。

没有人有玛格丽特那般迷人的美。

她身材修长，瘦削得有些过头，但随便什么简单装扮，只要经过她那高超的手艺，就能弥补造化无心的疏忽。她的羊毛披肩长可及地，两侧露出丝裙的宽边；她胸前暖手的厚手笼上，褶皱如此雅致，最挑剔的眼睛都不能从她的轮廓和装扮上找到破绽。

她的头部是一项杰作，有一种别致的风韵，虽然小巧，却好像缪塞所说，是母亲故意为之，好让其美艳动人。

她的鹅蛋脸有一种难以描述的高雅，黑眼睛上两道纯净的弯眉如画一般；长长的睫毛笼着双眼，垂下时在她的粉色面颊上投下一抹淡影；鼻子精致、笔直；鼻翼微张，带着对热烈感官生活的向往；嘴形端庄，优雅的唇形下是洁白如玉的牙齿；皮肤的颜色就像还未触碰过的粉桃。这就是人们对她外貌的第一印象。

茶花女

乌亮的秀发，自然呈波浪或特意卷曲，分成两绺铺在前额，垂至脑后，露出耳垂。耳垂之上闪耀着两颗钻石，每个价值四千到五千法郎。

那放纵的生活怎么会让她保有如此纯真甚至孩童般的面庞？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却又都无从解释。

维达尔为玛格丽特画了一幅美妙的肖像。她的美也只有维达尔的笔触才能描摹。玛格丽特死后这幅肖像在我家放了几天。肖像和她本人非常相像，当我记忆中的形象有些模糊时，肖像为我提供了详细的参考。

这一章提到的有些细节，部分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在这里把它们全部写出来，是为了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不必再回头提及这些细节。

玛格丽特参加所有的首场演出，每天晚上她不去看戏就去跳舞，如果哪个剧院上演新戏，总可以在那儿看到她。她有三件东西永远带着：小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山茶花，她将它们放在一楼包厢的前栏。

一个月中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的茶花是白色的，另外五天则是红色，谁也不知道颜色变化的原因。我无从解释。她常去的剧院的常客和她的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除了山茶花以外，玛格丽特没有戴过其他的花，因此花商巴尔戎夫人的店里就有人叫她茶花女，外号就这样传开了。

就像某个圈子里的人都会知道的那样，我还知道玛格丽特的情人都是巴黎最风雅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关系，她毫不避讳。而那些年轻人也以此为荣，这说明两方都对彼此满意。

但是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自玛格丽特去巴涅尔旅行之后，她就只跟一个国外的老公爵来往。人们传言这位公爵非常富有，他试着让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玛格丽特本人似乎也非

常乐意地听凭摆布。

以下就是人们告诉我的一切。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极度虚弱，形容憔悴，医生建议她去温泉地疗养，她就去了巴涅尔。

巴涅尔的病人中，有位公爵家的小姐，得了一样的病，甚至连长相也跟玛格丽特一样，别人以为她们是两姐妹。不过公爵小姐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玛格丽特没来几天，她就去世了。

公爵不愿离开埋葬了他生命一部分的巴涅尔，一天早上，他在小路拐角处看到了玛格丽特。

似乎看到女儿的身影从眼前掠过，公爵走向她，拉起她的双手，哭泣着拥抱她，也不问她是谁，只要求她允许自己来看望，像爱自己死去的孩子一样去爱她。

陪伴玛格丽特疗养的，只有她的女仆，况且玛格丽特没有任何名誉方面的担心，就接受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将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份公然告之公爵。公爵受到了沉重打击：玛格丽特不再像自己的女儿了，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老人对年轻姑娘产生了心理依赖，她已经成了他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

公爵没有指责玛格丽特，也没有这个权利。但他要求玛格丽特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可行，他会以她想要的任何东西作为补偿。玛格丽特同意了。

这个时期，天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病中。她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如今生病的主要原因，并且迷信地认为上帝希望她用忏悔和皈依来留住美貌和健康。

夏末的时候，温泉、散步、自然的劳累和充足的睡眠已经基本让玛格丽特恢复了。

公爵陪玛格丽特回到巴黎，还像在巴涅尔一样前来探望。

茶花女

这段关系在巴黎引起轰动，没人知道它的真正缘起和动机。之前以富甲一方著称的公爵，现在又以一掷千金的挥霍闻名了。

人们将老公爵和年轻姑娘之间的关系归结于富翁的好色，除了事实，人们猜到了其他的一切。

但公爵与玛格丽特的交往起源于纯洁的原因，除了心灵的依恋，任何其他关系对公爵来说都是乱伦。玛格丽特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是说给女儿的话。

我们只对女主人公照实陈述，无意将她写成其他样子。当玛格丽特在巴涅尔的时候，对公爵的承诺不难遵守，她也确实做到了。一旦回到巴黎，这个习惯了放纵生活、舞会甚至狂欢，而不是孤独的姑娘，因为只有公爵的定期来访而感到无聊透顶。曾经生活的热烈气息又重新扑面而来，令她心动。

这次旅行回来玛格丽特变得更美了，她正是二十岁的好年华，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却没有完全康复。持续地激起她炙热的欲望，旺盛的感官之欲也是肺病通常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总在窥伺，想要抓住玛格丽特的把柄，他们不能让公爵跟这种女人厮混。一天，他们告知公爵并证实说他不在的时候玛格丽特接待了别的客人，这些人的到访常常延续到第二天。公爵听了非常痛心。

当公爵盘问玛格丽特的时候，姑娘承认了一切，她坦诚地劝告公爵不要再照顾她的起居，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法履行诺言，所以不想再接受被她欺骗的男人的恩泽。

公爵八天没有露面，他也只能如此，第八天他来请求玛格丽特依旧接纳他，并向玛格丽特保证说只要能见到她，她要怎样都可以。公爵还发誓说就算他死了，也不会再对玛格丽特有一句指责。

以上就是玛格丽回巴黎三个月后的事情，那应该是一八四二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

第三章

十六号下午一点我到了昂坦街。

在大门口就听见拍卖人的叫喊声。

屋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

花街柳巷的名妓们都到了，几个又一次找到借口来看热闹的贵妇近距离地观察并上下打量着她们，如果不是这种场合，她们根本不可能会面，也许贵妇在暗自羡慕这些女人轻而易举得来的享乐呢。

F公爵夫人的胳膊撞到了A小姐，现今我们交际界命运多舛的人儿。T侯爵夫人犹豫着要不要买D太太一直抬价的那件家具，D太太可是极为雅致却又名声在外的放荡女人。Y公爵——在马德里人们传言他在巴黎破了产，在巴黎人们又说他在马德里破了产，事实上他年薪都没动过呢，他一面和M夫人闲聊一面又和N夫人眉目传情。M夫人是讲故事的才女，不时地想着把讲的故事写下来，为自己的著作签上大名。美丽的N夫人常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总是身着粉或蓝两色衣服，坐着两匹大黑马拉的轿车。这两匹黑马商人托尼可是出价一万法郎呢！还有R小姐，她用唯一的特长赚到的钱比上流社会女人靠嫁妆挣来的要多一倍，比其他女人用爱情换来的还多两倍，虽然天气很冷，她还是来挑了几样东西，赚足了大家的眼光。

聚在这间客厅里的，还有姓名首字母印在玛格丽特器皿上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这奇怪的场合共处一室。为了不让读者感到无聊，

茶花女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了。

仅仅要转述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出近乎疯狂的兴致。来的女宾中有不少人认识死者，但看来她们似乎已经将她忘记了。

人们疯狂地笑，拍卖人声嘶力竭地喊叫。商人们占领了拍卖桌前的椅子，想要心平气和地做买卖，但想维持秩序已是徒劳。从没在其他的场合出现过如此五花八门的宾客，又如此喧嚣。

在一片令人难受的喧闹声中，我谦卑地悄悄溜了进去，因为想到可怜的姑娘正是在拍卖间的隔壁咽了气，而卖掉这些家具也只是为了还债而已。我来这里不完全是为买东西，主要是想看一看，我看到供货商每卖掉一件价格超出预计的东西，脸上都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这些正直的人哪！他们曾在这位妓女卖身时投机取巧，因她赢了大钱，在她生命最后时刻还忙着追签一些票据，而她死后，他们又来收取那堂而皇之的盘算带来的利润，以及那可耻借贷的利息。

古人们真有智慧，让商人和小偷同享一个上帝！

裙子、羊毛披肩和珠宝很快被一抢而空。这些东西并不适合我，我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突然，有人高喊：

“书一册，精装金边，《曼依·莱斯科》，第一页附有赠言，十法郎。”

一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一个声音悠悠地说：“十二。”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竞拍？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为了那几个字。

“十五法郎。”拍卖人重复道。

“三十法郎。”第一个喊价的人以不容挑战的口气说。

一场争夺。

“三十五！”我以同样的语气高喊。

“四十!”

“五十!”

“六十!”

“一百法郎!”

我承认如果想引人注目的话，我已经做到了。整个拍卖过程中人们默不作声，都望向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如此坚决地想要得到这本书。

我最终的语气说服了对手，让他放弃了这场争夺，结果只是我以十倍的价钱买到这本书。稍晚一些时候，他走过来，微微欠身，彬彬有礼地说：“让给您了，先生。”

其他人一言不发，书归我了。

我怕我的自尊可能引来新一轮的倔强，而我的钱包却不允许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就登记了姓名，将书存好下楼了。见证了刚才那幕的人也许在想为什么我要花一百法郎买一本大街上随处可见、最多十到十五法郎就能到手的书籍呢？

一小时后，我差人去取书。

书的第一页上是优美的钢笔字，写着赠言，赠言如下：

曼侬对玛格丽特

谦恭

底下署名是阿尔芒·杜瓦尔。

“谦恭”？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位杜瓦尔先生看来，玛格丽特优于曼侬的，究竟是更加放纵的生活还是更为美好的心灵？

第二种推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前一种是放肆的直白，玛格丽特即使有自知之明，也不会接受。

茶花女

下午我又出了门，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有时间再看这本书。

《曼依·莱斯科》当然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熟悉其中每个细节，当再次拿到这本书，我依旧对女主人公充满同情。第一百次，我似乎又在普雷沃神父笔下看到了她。她是如此真实，好像在哪里见过。但现如今，曼依和玛格丽特间的某种对比让阅读有了意想不到的新意。我的宽容因为怜悯变得更加广大，我继承了可怜姑娘的书，甚至对这本书的主人生出一种热爱。曼依死在沙漠，没错！但却是死在全心全意爱她的人的怀抱。曼依死了，爱人为她掘墓，将心和她一起埋葬，用泪水祭奠她。玛格丽特和曼依一样有罪，可能在死前也和曼依一样重归于主，但如果相信我亲眼所见，玛格丽特是死在繁华的奢侈中，死于往日的温床，死于人心的荒漠，这荒漠比埋葬曼依的沙漠更坚硬、更广阔，也更无情。

玛格丽特的实际情况跟我从几位对她临终境况知情朋友那里得知的没有两样：她生病期间没有人来到病榻前给她真正的慰问，在那痛苦又长达两个月的弥留期一直如此。

从曼依和玛格丽特那里，我的思绪迁移到我认识的所有这种女性身上，我看到她们一路歌唱着迈向那无法改变的最终命运。

可怜的女人们！如果热爱她们被归为一种错误，那是因为人们对她们怀有最少的怜悯之心：人们可怜那看不见日光的盲人，可怜那听不见自然和音的失聪者，也可怜那发不出心声的哑人，但以廉耻为遮掩，人们不愿去怜悯内心的黑暗，灵魂的聋聩与意识的喑哑，而正是这些盲聋喑哑让那忧苦不堪的可怜女人癫狂，让她不能看到善，不能听到主，不能讲述爱与信仰的纯正语言。

雨果创作了《玛丽蓉·德·洛尔墨》，缪塞写了《贝尔纳雷特》，大仲马留下了《费南德》，历代的诗人和思想家都对这种女子怀有恻隐之心，有时还有伟人以爱和名誉来为她们正名。我坚持这一点是要破除很多人的担心，他们随时会把这本书扔到一旁，因为

怕在里面只看到对恶和放纵生活的颂扬，而作者的年龄也增加了这样的顾虑。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希望你们不必忧虑，继续阅读下去吧。

我完全相信一个原则：没有凭借教育达到善的女人，上帝会为她们指出两条路，同样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痛苦和爱。这两条路都很艰辛，涉足其中的人双手撕裂，双脚鲜血淋漓，但与此同时，她们也会在布满荆棘的途中丢弃恶的装饰，赤裸地到达善，而不必为在上帝面前赤裸感到羞愧。

遇到这些勇敢旅人就应该给她们支持，并告诉其他人我们曾经遇到过她们。因为将其公布的时候，也就是指出了道路。

并不是说在生命的入口简单地安有两扇门，一个刻着“善之道”，一个贴着“恶之道”的警示；也不是要告诉每个来到门前的人说：“请做出选择。”应该效仿上帝，像他一样给那些迷失的人指出从恶向善的道路，这些路一开始不能太艰难，不能显得过于无法穿越。

基督教里浪子回头的绝妙寓言教会我们宽容和谅解，上帝对那些因欲望而受伤的灵魂充满了爱，包扎他们伤口，并从中提取治愈的膏药，因此他才对抹大拉的玛丽亚说：“你的许多罪过都将被赦免，因为你的博爱。”崇高的宽恕唤醒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上帝更加严苛？为什么我们要顽固遵循世俗的偏见，为了显得强大就变得冷酷？为什么我们要追随俗世的做法抛弃那些受伤流血的灵魂？他们就像病人排出机体的污血一样在排出过去的罪恶，他们等待的只是一双友爱的手，为他们包扎伤口，为他们治愈伤痛。

我是在向同辈人呼吁，对他们而言伏尔泰先生的理论幸而不再通行；我也是在跟像我一样明白人道主义在这十五年来已经长足发展的人说话。善与恶的学识被一致公认，信念建立起来了，人们对

茶花女

神圣事物的推崇又重新恢复，如果世界不完全令人满意，至少它也好过以前。聪明人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高尚的意愿迈向一样的准则：善良、朝气、真实。恶只是虚幻，要为善而骄傲，特别是不能灰心丧气。不要小瞧母亲、女儿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不要减弱对家庭的尊重和对自私的宽容，因为相较于一百个无瑕疵的善人，上天会对一个罪人的悔过更感欣慰。试着讨上天欢喜，它会给你加倍的回馈。请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对迷失于世间欲望的人的宽容，因为神圣的希望可能会救赎他们，就像那些老妇推荐她们的小偏方时常挂在嘴边的：如果这没有好处，至少也没什么坏处。

当然，从我谈论的这些微小的事引出如此一番大道理来，似乎显得有些大胆，但是我是这样的人，认为一切都在微末之中：孩童虽小但却包含了人之为人的一切，头脑不大，却隐有思想；眼睛只是一点，但是涵纳大千。

第四章

两天以后，拍卖正式结束，最终所得为十五万法郎。

债主分去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由玛格丽特的姐姐和一个小外甥继承。

当公证人写信告知玛格丽特的姐姐继承了五万法郎的时候，她目瞪口呆。

姐姐有六七年没见过玛格丽特了，妹妹失踪以后就再也没有给过她或别人任何消息。

她匆匆赶到巴黎。认识玛格丽特的人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看到玛格丽特的姐姐是一个胖而俊俏，从未离开过村子的乡下姑娘。

对姐姐来说，财产来得真是突然，她自己并不清楚这份意外财产是怎么回事。

有人跟我说她回到乡下，因为妹妹的死感到非常悲伤，但这笔钱以四厘五的利息被存起来，这样的收益缓解了她的伤痛。

在巴黎，丑闻之城，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我也几乎忘记了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拍卖会。直到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我了解到玛格丽特的一生，那些细节是如此感人，以至于让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我才写了这本书。

拍卖会后的三到四天，房间里的家具全部被卖掉了。一个早晨，有人按响了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也就是我的门房出去开门，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张